

北侵十年

那是一个混乱、野蛮的年代，史称北侵十年。

北乾贵族们蠢蠢欲动，谋求着更高的位置，南胥小朝廷偏安一隅，却始终久攻不下，各地起义军此起彼伏，甚至在接近枹城的山地，便聚集着一群山匪，以林北匪王为尊，他们隐匿在密集丘陵之中，吸引了诸多穷凶极恶的亡命徒，已经成了大秦的肘腋之患。

而乱世之中，人必加倍迷信神鬼，有个叫做元初教的宗教在民间兴起，他们分天尊、帝尊和人尊，下属七十二门，信徒遍布天下，曾有大秦官员与教众起了冲突，当夜便死在了家里。

局势很乱，但乱中又存在着微妙的平衡，种种势力蠢蠢欲动，但谁也不敢第一个轻举妄动。宸冬更不会，他虽知道丹蚩已是我的傀儡，但他多年被打压，已经失去了称霸北乾的绝对力量，因此他小心的在朝堂斡旋，积蓄着力量。

而在这猛虎环伺下的微妙和平之中，我尽全力的庇护着南胥的子民。

但我知道，这是暂时的，尽管北乾十八部族都有我的部署，但我的死结在于，我没有一个和丹蚩的孩子，一旦丹蚩死去，北乾混乱之际，我必死无疑，随后在我的干预下颁布的「善抚南人」的政策，会尽数分崩离析。

南胥灭国的第十年，我迎来了我的二十六岁生辰。

其实在南胥的时候，我向来是不过生日的，因为那一日南胥太子战死沙场，太子妃难产而死，南胥彻底向北乾称臣，没人有心情在这样的日子里庆贺，后来知秋会在这一天煮面给我吃，一碗面要加上一百句「羲河要做个好孩子」，那时候的我厌烦透了。

可是现在做了一国皇后，怎能不过生辰呢？更何况如此微妙的政局，所有的礼品往来都是朝堂暗潮涌动。

那天是个很舒服的日子，清晨的阳光干净的像流水，风吹过秋芙蓉的枝丫，花影摇曳，我一边喝茶，一边听着又春盘点礼册名单。

「卫律，礼部官三品，十盒普洱茶饼」

「禹青，一品国公，十箱翡翠原石，十箱玛瑙……品类众多，清点后价值三万两。晚上宴席，他亲自到场。」

「也算他识时务。」

禹青是丹蚩的弟弟，与宸冬水火不容，这些年与我走得很近，是我倚重的军中力量。

「南胥小朝廷派使臣送了贺礼过来，公主要见吗？」

「不见，赏他点东西，就让他走吧。」

说来可笑，近年来渐渐有流言说，北乾皇后像极了当年的羲河公主，我那位守着小朝廷过日子的皇兄大概也有所耳闻，几次三番的派人来试探。他已经五十来岁了，然而随礼而来的书简第一行就是：「南奴郡王敬问大秦母后娘娘无恙……」

北人有称王为父，称王后为母的习俗，这并没有什么，可这样的自称让我觉得厌烦透了。

又春还要说什么，突然有内侍进来通报。

「皇后娘娘，卫律夫人求见。」

又春喜道：「是灯芯儿来了。」

我点点头，道：「嗯，你快把那个带过来给她看看！吓她一跳！」

又春应了一声便走了。

灯芯后来嫁了一个叫卫律的北乾人，是宸冬身边的参谋军事，有许多宸冬的消息都是由她曲折的传过来。

「参见皇后娘娘。」

她跪在地上朝我行礼，十年了，她已经生了两个孩子，此时又怀上了第三个，瞧着丰腴了不少，只是眉眼间依稀还有那个爽利少女的影子。

「你身子重，咱们姐妹间这些虚礼就免了吧。」我轻轻举起茶壶，琥珀色的茶水缓缓注入杯中：「茶园经营的不错，我喝着

就觉得，南胥那些日子，就在眼前了。」

灯芯腼腆的笑了一下：「托皇后娘娘的福，若您喜欢，我再送来。」

「那就劳烦你了，一人饮茶总是有些孤清，来，我们同饮。」

我把亲自斟好的茶放在托盘上，让内侍递过去。

灯芯的脸色却骤然变了，她看着茶盏，啜嚅着，却许久没有接。

内侍阴冷的催促：「夫人，皇后娘娘生辰收了多少奇珍异宝，可独独只拆了您奉上来的茶，这是天大的体面啊！您可不要不识抬举。」

她不得不接过去，因为颤抖得太过，茶盏发出细碎的碰撞声。

我的笑容慢慢收起来，面无表情的瞧着她：「灯芯，今日你出门时，我便派人去了你府上。」

灯芯猛然抬起头，惊恐瞪大了眼睛看着我。

「盼儿今年五岁了吧，我瞧着很是喜欢，我同陛下没有子嗣，早就想着抱个孩子养在身边……」

灯芯手一抖，茶盏骤然落地，碎了个干净。

「公主，公主我不敢了……求求你了公主！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不要碰她，不要碰我的女儿……」

她哭得满脸是泪，不停的磕头。

我没有看她，而是又慢慢的倒了一盏茶，让内侍呈给她。

「喝茶」我看着她的眼睛，轻轻地，一字一顿的说：「否则待会又春带来的，就是盼儿的尸体。」

灯芯看着那茶盏，就像看着毒舌猛兽，然后缓缓伸出手，接过去一饮而尽。

喝完之后，她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量，跪坐在地上呜呜哭起来。

我自嘲的一笑：「他们知道我多疑，任何入口的东西，我都会检查好多遍，唯独除了你的茶。」

灯芯趴着过去，攀着我的脚，哭得歇斯底里：「公主，是他逼我的，我没有办法……那不是毒药，只是不让你生育……」

我一把挣开她，冷笑：「那如若，我像你一样腹中已有了孩子，会怎么样？」

她抽泣着，躲避我的眼睛。

「一尸两命，胎死腹中，对吗？」

我笑着挑起眉，轻笑着的说。

她嚎啕大哭起来，拼了命的磕头：「公主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求您放过盼儿，放过我的孩子！」

她的哭声中，如水的阳光透过树枝打在我脸上，一半阴，一半阳。

「公主！我带来了！」

不远处，传来又春欢快的声音，灯芯惊恐的向后看去，只见又春抱着一只小猫儿，兴高采烈的跑过来。

「你成天说小狸下了崽子就给公主一只，小狸死了也没见你送来！」又春一手叉着腰得意洋洋的说：「听说小狸的崽子小花儿昨儿又下了崽子，今天早晨公主就命人偷来最好看的一只！怎么着？吓一跳吧！」

灯芯茫然的看着又春，又看看我：「盼儿……」

「我去拿猫的时候，盼姐儿还哭呢！我就说，这是你皇后姨娘要的，姨娘平时那么疼你，给只小猫你还小气？她才放行了。」

又春这时候才后知后觉的看到灯芯的眼泪，吃了一惊，道：

「你怎么哭了？真的吓着了？」

我笑道：「是这茶不好，灯芯觉得苦。」

「是不好，是进贡的礼物，我喝也苦。」又春给灯芯擦眼泪，懵懂的说：「这也犯不着哭嘛！你也太小气了。」

小猫儿趁机跳了下来，几步跑没影了，气的又春直跺脚。

我瞧着她们，淡淡的笑了，道：「你陪着灯芯儿在园子里好好逛逛，我找这小家伙玩去了。」

灯芯惶惑的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：「公主……」

我站定了，却没有回头：「叫皇后吧。」

我慢慢走出园子，明明一天才刚刚开始，我怎么就乏了，一步一步，都像踩在云朵上。

可是那只猫呢？

我从冰窟的死境里醒转，睡在我枕边的那只猫，它去哪了呀？

噢，它已经死了，我在找它的后代，可是怎么，也找不见了
呢？

侍卫有些害怕的看着我脸色：「皇后娘娘，您丢了什么，奴才帮您找。」

「没事儿，我丢了那么东西，多一件少一件的，又能怎么样？」

这时候，不远处传来一声猫叫，我走过去，看见红墙之下，跪着一个年轻的僧人，那只小猫就盘在他身前，慵懒的用后脚搔着痒。

宫里怎么会有僧人？

「你是谁？」我问。

他抬起头，我一下子便怔在那里。

我这一生，也算是见过许多美人，可像他这样的，还是第一次见，皮肤莹润的像是积雪，琥珀色的眼眸清亮，五官每一处都仿佛上天亲自雕琢，明明是个和尚，却有美得近乎妖异。

他不过十七八岁，可是却有格外稳重，双手合十，轻声道：「小僧名奈何，奉家师之名，向皇后娘娘奉上寿礼。」

旁边的侍卫为难的说：「他是这次的南胥使臣，求见皇后娘娘，跪在这里不肯走，我们瞧他是出家人，也不敢用强。」

「怎么没人对我说，南胥使臣竟是位和尚……」我歪着头，瞧着他道：「长成这个模样，不是佛陀，就是妖孽。」

侍卫们不管回话，而他一直看着我，眼睛如同深不见底的湖泊。

我让侍卫去他怀里把小猫抱过来，懒洋洋的说：「这位小师父不是想见我吗？见也见到了，就回去吧。」

「启禀皇后娘娘，家师嘱咐，这次贺礼极为贵重，务必请皇后娘娘当面拆开，小僧不敢违逆师恩。」

他仍然跪在那里，很倔强的模样。

我叹了口气。

这些年北人总是喜欢呈上他们以为奇珍异宝，想瞧我被那些珍宝震慑贪婪的样子，可事实上，在北乾做皇后的这些年，我所

收到的所有宝贝当中最顶尖的，也不过是当年做公主时，赏给奴才的下品。

我就是这样轻慢的打开那个盒子的。

只一眼。

就那么一眼。

前朝往事，呼啸而来。

那是一只，白瓷做的瓷瓶，上面，是两只小兔子。

「听说白瓷碎声泠然如玉碎，不如我们打碎了听听响？」

「破坏一个东西很简单，塑造它却很难，所以，羲河以后不能把破坏东西当成玩，那是旁人的心血，对不对？」

……我曾抱着它无忧无虑的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一手牵着的，是我最喜欢的知秋。

那是我的小兔子，我好不容易烧出来的小兔子啊。

我啪的合上盒子，厉声问：「你师父是谁！叫什么名字！」

所有人都被我的脸色吓坏了，地上跪倒了一片，只有那个僧人安静仰头看着我：「师父法号素空，有个俗名叫做何素龙。」

我把手中的盒子慢慢合上，如同收拢一件往事。

那年命运岔路口，我想离开枊城那一日，是想过要去找何素龙将军的，可是机缘巧合下走到了现在，已然许久没有他的消息，我竟不知道，他投靠了西边的小朝廷。

「你师父他，身体还好吗？」我颤声问，这才发现，这小和尚一直目不转睛的的盯着我看，目光澄澈，和我对视也丝毫没有躲闪，道：「师父他早年身体有旧伤，近日里越发严重了，所以才让我务必要把礼物亲手交到娘娘手里。」

南胥覆灭后，北乾人一把火烧掉了宫殿，据说那大火一直烧了七天七夜才停下，我早就默认我所拥有的一切，都已经随着那大火不复存在。

可是何素龙竟找到了这只小兔子，说来也奇怪，他一个外臣，怎么会知道我当年的心爱之物，还有，他费尽心思心思的送来一件南胥旧物，想要的又是什么呢？

「东西很好，只是我就不是喜欢小兔子的年纪了。」我笑笑，把盒子重新递给奈何。

西边的小朝廷认堂哥为主，而我虽是女子，却是比他更正统的皇室血脉，此刻，我又做了敌国的皇后，那根本就不是我能归去的地方。

还有，如今北乾上下暗潮汹涌，人心浮动，若是我是南胥公主的身份真正大白于天下，恐怕再也不会会有我的容身之处。

所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与他们合作。

奈何沉默的接过盒子，他是个漂亮的不可思议的孩子，这样的烈日下，皮肤却晶莹像玉石雕琢而成，找不到任何的瑕疵。

在众内侍的环伺下，我叹了口气，笑着对他道：「十年前，我与你师父在陛下的宴席上有过一面之缘，大抵因为这个，他找了我家族所产的白瓷送给我，周氏白窑已绝，如今尚存的都是孤品，是他有心了。」

「但是，再怎么样周氏白窑也回不来了，睹物思人也徒增伤感，拿回去吧，替我谢谢他。」

他道：「可是皇后娘娘，我有话同您说……」

这时，又春刚好赶来，道：「娘娘，灯芯走了，晚上寿宴诸事还要您来过目。」

我便朝他笑了一下，准备离开。然而一转头我就看见了宸冬。他正在宫门口，皱眉看着我。

我心头一惊，强笑着打招呼：「大皇子不是一向不愿进宫，今日怎么有空来宫里了？」

他走过来，打量了一下奈何，道：「皇后娘娘这是在宫里私见使臣？还是个南奴？」

我已经镇定下来，歪头道：「是又怎么样？现在连宫中的规矩，大皇子都想要替陛下定了吗？」

熟悉的剑拔弩张，这些年，我和他只要见面一直如此。

宸冬冷道：「皇后娘娘这是什么意思，事关使臣，我连问一句都不行吗？」

我走过去，在他耳边轻声吐出两个字：「北狗」

他的脸色骤然变了。

我笑道：「如果是我张口闭口的是这两个字，大皇子难道会给我什么好脸色看吗？」

「皇后娘娘大可以继续激怒我，但我必须问清楚。」

他别开我，继续看向奈何道：「使臣都在清心园等着晚上的寿宴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，你要同皇后说什么？」

奈何双手合十，非常认真答道：「小僧想劝娘娘在柵城推行佛法，修无量功德。」

南胥礼佛是传统，而北乾笃信格鲁，这些年虽有南北融合的迹象，但柵城作为北乾人的国都，没有一处寺庙。

宸冬似乎觉得荒谬，摇着头嗤笑了一声，又抬起头，面无表情的看着他道：「那你的佛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你不会活着离开柵城？」

我厉声道：「宸冬！」

「小僧见过娘娘，便虽死无憾。至于日后，不过是因果。」

奈何仍然非常平静的看着他，我甚至有一种很荒谬的错觉，仿佛眼前不是一个杀人无数的武将和一个僧人，是佛陀垂目，冷眼看着众生。

宸冬眯起眼睛看着他，无端的，没有人敢说话，连呼吸都屏住了。

我突然提高了声音道：「大皇子是何时入宫的？」

一个内侍答道：「回娘娘，是两个时辰前。」

「宫中规定，储君入宫除非典礼特赦，不得超过两个时辰，否则视为谋逆」我和他对峙着，道：「大皇子是自己走，还是让宫中禁卫军请你走？」

「北乾的属地，我父皇的宫殿，你赶我走？」

「我执掌后宫，也不是不可以下旨特赦，让大皇子多待一阵的。」我道：「但是谁让你这么多年，也没有学会怎么和你的母后说话呢？」

我们俩对峙了很久，他终于还是走了，临走前，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奈何，目光森冷。

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后背完全湿透了。

他想杀人。

这三年来，我们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制衡当中，除了三年前那次在寝宫，我从未感觉过这样强烈的杀意。

我看着奈何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他都是一个人畜无害、干净乖巧的孩子，是什么引起了宸冬的杀机？

「以后遇见大皇子，遇见任何北乾人，都只能回答，是，或者不是，明白吗？」我低声呵斥道。

「明白了。」他应了一声，仍然目不转睛的看着我。

我皱起眉，道：「还有，别那么看着我，这是僭越。」

宫中的禁卫是我的人，可是一旦出宫，他必死无疑，我以丹蚩想推行佛法为名，安排他在宫中住下了。庆典在即，我处理了半天琐事才想起问：「宸冬今日到底为什么进宫？」

又春在核对朝臣名册，头也不抬的道：「给公主送寿礼啊，每年他都会亲自送来。」

哦，是这样啊。

宫灯从黑夜之中，一盏一盏的浮起，我的二十六岁生辰宫廷夜宴，就这么到了。

丹蚩坐在主位上，旁边是他新晋最宠爱的两个美人，一左一右喂他吃东西，可是他实在太老也太胖了，酒水经常混杂的涎水，从嘴边滴落。

使臣们第次而入，他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多不敢抬头，毕竟丹蚩就曾因为觉得某个臣子瞧他的目光不善，拿着刀便斩杀了一排的人。

只除了奈何，他穿着一身白色僧袍，脊背挺直，安静的坐在那里，仿若一盏孤月，我能觉察到女子们都在若有若无的瞧着他的方向。

「公主想拿他怎么办？真要留在宫里吗？」又春也在看她，一边低语道。

「能怎么办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一看便除了他的佛祖就什么都不懂，看好他，到底是何素龙将军的徒弟，不能让他稀里糊涂把命丢了。」

我看向他那边，他立刻便抬起头对上我的目光，安静的一笑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笑容让我心口发酸，我对又春说：「我总觉得，这孩子像一个我认识的人，但我想不起来是谁。」

又春茫然看了他一会，突然惊呼：「他，他长得像大皇子！」

「啊？」

又春肯定道：「像，真的像，你瞧他们鼻子和眼睛，都生得一样，只是大皇子糙、又黑，没他那么好看。」

我啼笑皆非，终止了这个话题，道：「你闭嘴，快去前面招待使臣，今日我们不能出任何纰漏。」

不管平日是如何站队的，朝臣的女眷都殷切恭贺我的寿辰，我发现当初嫁给北乾贵族的南胥姐妹们，已经泯然在这些热情又虚假的寒暄中，我已经分不出她们和其他夫人们的区别。

这样很好，人是要长大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的道路，谁不是走着走着，才发现满目荒唐，物是人非。

突然人群发出一小声惊叹，我随着他们的目光看到了宸冬的夫人，鱼宁。

她不再是那个初回枰城，战战兢兢的女子，她是今晚最华贵也最美丽的女人，她本就艳极的五官精心化了妆，越发艳光四射，夺人心魄，她穿着一件天青秀锦，上面绘着望月的白孔雀，那是失传的南胥工艺，轻而透亮，行走间浅浅辉光，即使在当初南胥，也值千金。

「大皇子前日去札县巡查为我带回来的，这样贵重的布料，平日里我也舍不得穿，想着他高兴，便在今日穿了，母后不会介意吧。」她有些羞涩的对我说。

「当然不会了。」我伸手捏捏东林的小脸，道：「几岁了？」

他害羞的躲在他母亲身后，用肉肉的小手比了个六给我看。

「东林，母亲怎么教你的，快和皇祖母打招呼。」鱼宁摸着他的头，轻声道

我愣了，随即笑了一下道：「不要紧的。」

那一日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，只除了，我喝多了。

平日里我入口的酒食少之又少，可是这样的日子，每一杯酒都像是个投诚或者分崩离析的信号，该喝的，不得不喝。

北乾的酒很烈，几乎燃烧人的魂魄，我不能失态，酒过半酣，我便离席到了三楼的露台去吹风。

三楼可以把整个筵席纵览在其中，我看到了丹蚩的纵情声色的丑态，也看到了使臣们的窃窃私语，还有女人之间的暗潮汹涌，即使是再高明的画师，也画不出如此精妙的画卷。

我身后传来了脚步声。

「你瞧见了大皇子妃吗？」我以为是又春，便头也不回，醉醺醺的说：「天青秀锦做的衣裳可真好看，可是我不能那么穿。」

脚步声由远至近，那人站在我身边，轻声说：「皇后娘娘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」

是个少年的声音。

我转过头，黄昏的黑暗中，我看见了他，。

「你夜里还会不会头痛啊？」我呆呆的说。

「嗯？」

「你知道吗，我恨你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」我轻声说：「但我好想穿一件好看的裙子给你看啊。」

猎猎的晚风吹起的我衣衫，他怔怔的看着我。

你一定是我的一场梦。

我侧过头，吻上他的嘴唇。

天空中隐隐传来雷鸣，我从昏沉中醒转，身上一身薄汗，露台上空空荡荡，只有我一个人。

「公主。」

是又春，她缓步走上来，唤我：「要下雨了，可能要提前散席。」

我头痛欲裂，一边起身一边问：「我睡了多久？太失礼了。」

「也没多久，他们大概都没发现。」

我迟疑了一下：「有人上来过吗？」

「没有啊，通往三楼是密道，除了公主只有我知道。」

我抚着她的手，缓缓站起来：「我好像做了个梦，很奇怪的梦。」

我们正想下楼的时候，突然，远处传来了一声惊叫，然后是人声鼎沸和混乱的脚步声，我和又春互相看了一眼，匆忙的奔下楼去。

人群聚拢着，见了我都神色怪异，尖锐的哭嚎声，如同野兽饱蘸鲜血的爪子划过。

「我，我本来是跟着宫人离开的，可是，可是瞧见他坐在路中央，一时好奇就去看了一眼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不关我的事

啊！」

「格鲁是我北乾大巫，事关大秦国祚！你脱不了干系！」

我走过去，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，路的尽头，是已经吓得瘫软在地上的使臣和宫中的禁卫，绕过他们，我看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趴在那里，远看像一只四肢着地的兽，近看才发现，是一个人。

是已经九十岁的葛老儿，北乾的巫师，他身下用鲜血画着一个古怪的图腾，他自己四肢朝地趴在地上，最诡谲的是他的脸，无比狰狞，像一只正在咆哮的狼，那双白翳的眼睛已经充血，变成了浓黑，死不瞑目的圆瞪着。

似狼，又似人。

「狼首佛！」我身后有北乾人尖叫起来，于此同时，一道雷鸣响过，夏日的第一场暴雨，倾盆而至。

「是诅咒，格鲁变成狼首佛，是为了惩戒恶鬼！」

「皇宫之内，哪来的恶鬼！」

「听说格鲁之前曾与皇后争执过。」

「恶鬼是皇后！」

「皇后就是恶鬼！」

北人的信仰非常简单，他们的狼首佛是至高也是唯一的神，一面佛相渡人，一面狼首杀戮，而格鲁，是人间与神明沟通的使者，北人相信，死去的人被格鲁送行，就能到达狼首佛处，重新变成勇士回到部落里，否则，就会变成恶鬼为祸人间。历代的格鲁，都会居住在远离部落的地方处理尸骸，而葛老儿作为一个国家的格鲁，居于城郊的格鲁庙内，为整个国家的亡灵超度

葛老儿已经许多年没进过宫了，这次进宫，是听说了丹蚩将一个和尚迎入宫内——随着各个国家文化的涌入，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北人信仰其他的宗教，王室的态度，是狼首佛不容亵渎的尊严。

「供奉外神！狼首佛会降下灾祸！北乾勇士的魂魄再无可去之处！」他歇斯底里的咆哮，黑瘦的脖颈青筋暴露。

丹蚩和每一个传统的北人一样，相信格鲁所言就是上天的旨意，可他刚想开口，就被我打断了。

「如果狼首佛真的有灵，何惧区区一个小和尚，而如若他连自己的神位都保不住，谈何庇护大秦？不如一早让位给真神。」

那时我被寿宴的琐事搞得焦头烂额，再加上我不信鬼神，说话便语气重了些，葛老儿被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有道：「当年就是你亵渎神明，陛下！再将她这恶鬼留在宫内，必然招致大祸啊！」

我终于不耐烦起来。

「你们世代供奉这什么狼首佛，除了让你们杀同胞的时候不眨眼睛，可没见到少什么灾祸啊！每年冻死饿死的有多少，您我心里有数。哦，你要说了，有罪是吧？可多少孩子还没出襁褓就死在母亲怀里，他们又有什么罪？反而是你口中恶鬼我，推行农耕织造，这十来年的战乱下，有多少孩子活了下来您算过吗！」

「你！」

「行了，如果真要有神罚，就让他冲我来！」

葛老儿还要说什么，我就吩咐宫人：「安排葛老住一夜，明天送他回去。」

神罚当然没有来。

可是他死在这个宫室之中，他用他的命，他世代传承那些古里古怪的巫术，诅咒了我。

暴雨淋湿了我的发髻，我与那老人的枯瘦尸体对峙，心头慢慢从慌乱变成了平静。

你要咒我？

可我身上本来就背负着南胥死去的百万冤魂，我不信，还有比更凄厉的诅咒。

我冷然吩咐下去：「格鲁被人刺杀，辽国使臣嫌疑重大，先行关押，其他人等暂时留在宫中，等待结果。」

人群开始被宫人疏导着散开，有几个南胥侍卫哆嗦着上前，要收敛葛老儿那诡异的遗骨。

「慢！格鲁替天行事，皇后此时在掩盖什么呢！」

说话的是丹蚩的弟弟禹青，他年近四十，铁塔一样的身躯，早年间随着丹蚩南征北讨，获封一等国公，如今，是大秦除了宸冬之外第二顺位的继承人。

他和宸冬分庭礼抗，也因此一向与我交好，我举行的宫廷宴会，他是唯一一个每次都会亲自参加的北乾贵族。

而如今，这是要干什么？

「王爷这是什么意思？」我说：「难道就任由格鲁的骸骨在大雨烂掉吗？」

禹青冷笑了一下，然后刷的一声，抽出了腰中刀。

「格鲁化身狼首佛，是为了惩戒恶鬼，北乾恶鬼还有何人？」

我看了一眼那刀，冷道：「王爷这是要谋反吗？」

「皇后得幸于陛下，倒行逆施，优抚南奴，残害北乾臣民无数，如今格鲁以死献祭，难道我身为北乾王侯还要当做什么都没看见吗？」

我身前的侍卫警惕的挡在了我面前。

宫中真正的精锐禁卫军在外殿，丹蚩一早带着美人回了寝宫，内廷的守卫大多都在他附近，此刻，我周围只有使臣、女眷和一些并无武力的内侍，他们挡不住一个武将的刀。

「王爷，只要我一天是皇后，你对我动兵刃都是谋逆的重罪……」

「我要替狼首佛诛杀恶鬼！」

我没有想到，他居然真的敢动手。

刀光、雷声、周围的尖叫声、侍卫死前的哀嚎声，混杂着磅礴的大雨，像一场荒诞的大梦，我终于后退不过，扑通一声倒在了雨水之中。

真是可笑，这么多年，我吃一口东西都要疑心再三，却没有想到，是竟然是死在明刀明枪之下。

一道闪电横搁于天际，他的刀劈了下来。

我闭上眼睛。

可死亡却没有袭来。

没人看到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，可是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到了大雨之中，一个人挡在我面前。

奈何一身僧袍，已经被大雨淋透了，整个人恍若琉璃，他的面容是平静的，甚至温柔的，而他手里是一把血淋淋的长刀，刀刃对准了禹青。

「你是什么人！」禹青颤抖着看着他。

「施主，刀是用来防身杀敌的，不是用来滥杀无辜的。」他声音不大，可是在场的人都清清楚楚的听到了。

「格鲁老人鼻出血，是外力强击，内脏破碎而死，而口鼻出血，衣服上也血迹斑斑，按理说，这地上应该有大量的血迹才是，可是没有，在落雨之前我们都看到，地面上除了他画的阵法之外，干干净净。」

周围人沉默了，一时间只能听见雨声。

他继续说：「再说这个阵法，自古画阵，要么用血，要么朱砂，这石板路粗糙，格鲁若是用手，早就伤痕累累了，可是你们看，他的手掌没有伤痕，那么就是用笔蘸朱砂？他的笔，又在哪？」

禹青的脖颈出现了一丝血痕，他颤抖着看着眼前貌美的僧人，却仿佛在看一个怪物。

奈何迎着他的目光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王爷，你误会皇后了。」

不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又春带着禁卫军急匆匆的赶来——早在王爷挥刀的时候，我便让她去找救兵。

奈何松开手，那把刀落在地上，飞溅起了水花。

禁卫军将禹青绑了起来，又春扶我起来，声音都颤了：「公主……啊不，皇后娘娘，你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受伤？」

我刚想回话，就发现奈何正站在我身侧，打着一把伞，为我遮雨，而他自己却全然在雨中。

我盯着他，他仍然那么平静的看着我的眼睛，雨顺着他尖尖的下颌落下来，唇色如血，越发显出一种妖异的美。
长成这样，不是佛陀，便是妖孽。

「他竟然能从北乾武将手中夺刀……」

一切平息之后的夜晚，我裹着被子，喃喃自语。

「何将军可是北乾战神，出了家武功也不能废了呀，当然就教给自己的徒弟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」

又春又为我加了层被子，道：「公主，还冷吗？」

「还好。」

只是他和我想的不一样，他并非是个传声筒，亦不是什么人畜无害的小和尚，如此强悍的武艺，来到这里，何素龙到底想要他做什么？

「公主，你要实在想知道，就明日召他来问问，现下你发着热，又不肯吃药，还是早点睡吧。」

我应了一声，躺下来。

闭上眼睛，死不瞑目的葛老儿、禹青手中的血色刀光、我背后那些鬼祟的眼睛……无数画面纠缠着我，我数着自己的脉搏，强迫自己冷静，我必须养精蓄锐，要查出格鲁之死的真相，

还有，将禹青收监，必然会引起朝堂的纷争，我要想想该怎么应对……

半梦半醒之间，有人掀开了我的床帘。

是丹蚩。

「陛下，你来做什么？」

「你是朕的美人，你说我来做什么？」他怪笑着，伸手去撕扯的衣领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